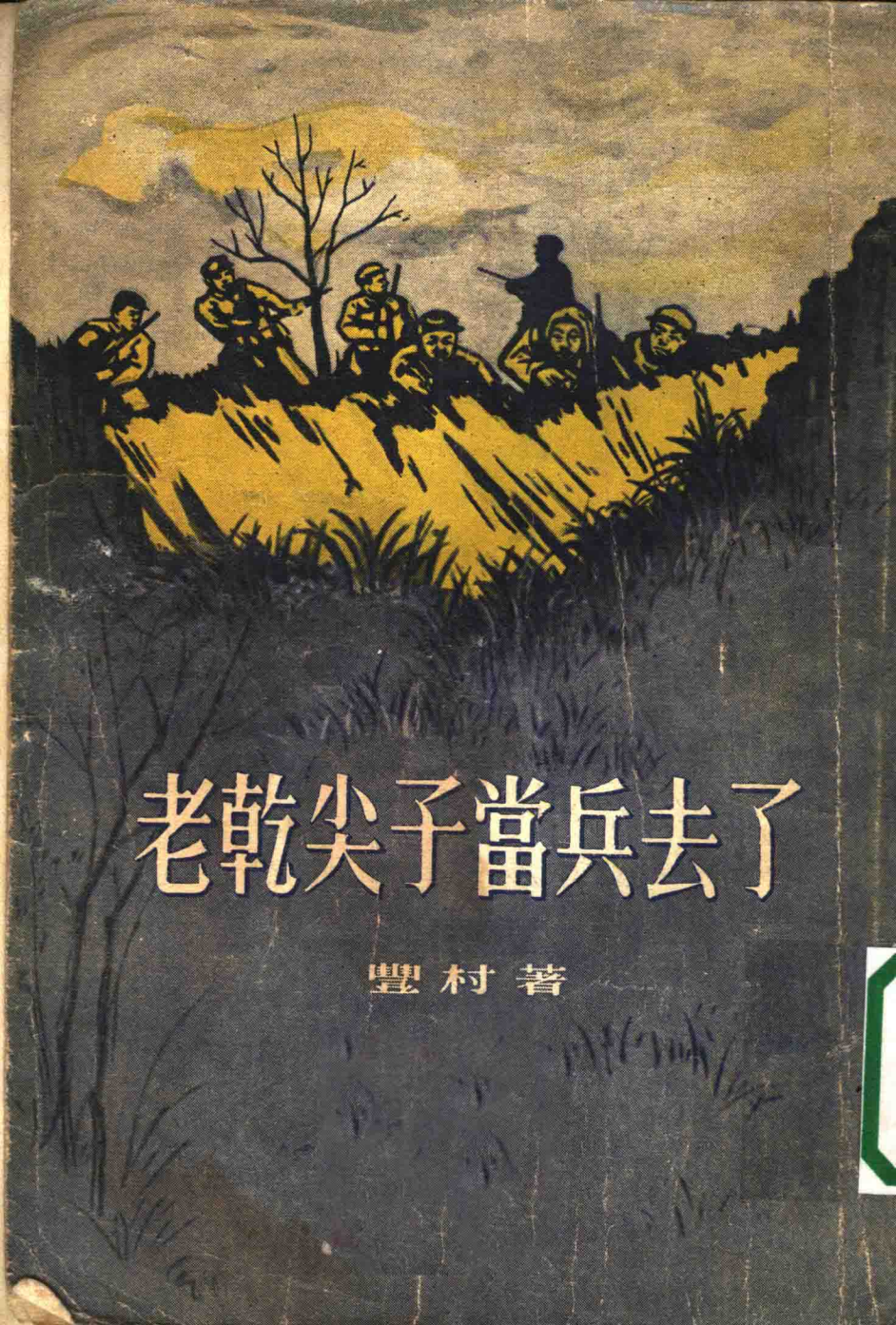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乾尖子當兵去了

豐村 著

老乾尖子當兵去了

豐 村 著

文化 生活 出版 社

一九五五・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六個短篇。是作者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所寫的短篇小說的選集。

其中《爺爺》、《老乾尖子當兵去了》兩篇，描寫了農民如何克服他們自身的弱點、投身到抗日戰爭的洪流，以及他們在戰鬥中成長的過程；《望八里家》、《區長的兒子》兩篇，描寫了地主和偽區長的兒子在抗戰中的動搖性；《江奇峯上校》、《一個軍法官的經歷》兩篇，通過兩個偽軍官的經歷，揭露了蔣匪幫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和他們必然滅亡的命運。

老 乾 尖 子 當 兵 去 了

豐 村 著

*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

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77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7 7/8 字數 144,000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,500 定價 0.69 元

目次

爺爺.....	一
老乾尖子當兵去了.....	四二
望八里家.....	一〇八
區長的兒子.....	一五四
江奇峯上校.....	一九三
一個軍法官的經歷.....	三三五
後記.....	三四四

爺爺 爺爺

——那個五十八歲的老「夾榆頭」，到底是參加俺的游擊隊來了。

『很好。』三天以後俺爺爺張着那黃土色帶滿了飯粑的鬍子對我說。兩眼笑瞇得像一塊枯木板上的乾裂縫。『以前我啥都沒想到，哎，以前我啥都想偏了心眼。』

爬滿了俺爺爺眉頭上的，像死過的彎着身子的蚯蚓似的皺紋，急忙地向上爬着，堆着。向眼角邊打着結。

一顆乾飯粒黏在俺爺爺的鬍尖上，窺探，跳躍。

我不願意聽俺爺爺那家常話。我驕傲地向俺爺爺做了一個鬼臉，就慌張地跑開了。……

恰恰半年，俺爺爺就勇敢的戰死了。

橙黃色底陽光，堆滿了一院子。

天氣一發暖，我底兩隻腳就鑽心癢。我腳上的凍瘡還沒好。而且，俺的游擊隊又不斷地打仗，自然，也是不斷地跑路。俺的隊長常說：『游擊隊要能打能跑，會打會跑。』俺的游擊隊也完全做到了。可是，我記得，我底鞋子老是磨擦着我底凍瘡，常常把我底凍瘡擦破。現在，春天回來了，那笑着一張胖臉女人似的太陽也站在我們的頭頂上了，我的凍瘡還是沒有好。昨天，我的凍瘡又破了一次。

我想，我的凍瘡什麼時候才會好呢？我的凍瘡一好，我跑路不是更呱呱叫嗎？

我的腳癢透了。我坐在浴滿陽光底屋根底下。

『一定壞事咧。』我一面脫着襪子，心裏不高興地說。『凍瘡一定又黏住了襪子。』

我的左腳的鞋剛脫掉，那五個腳趾就像解放了的甲蟲一樣匆匆地從襪子前頭爬了出來。我的襪子底又爛糟了一塊。腳跟和前腳板都露出了臉，我的襪子眼看就沒有了底。我真不敢脫掉那襪子，一脫掉不但凍瘡會黏得沒有了皮，我的襪子底也要全掉下來了。我覺得我很作難了，我慢慢地從破口裏扒進手去摸，三個凍瘡口咬着襪子。我的腳忽然癢得更鑽心了，

我咬着牙，一用勁，把襪子脫了下來，我的心裏覺得涼了一陣。

哈，在那一脚皺皮上，三個血嘴張着。

我真發呆了。當我說不定怎麼好的時候，隊長喊我了：

『崔保慶……小鬼！』

『等一等，隊長！』我慌慌張張地狠狠地把我的凍瘡看了幾眼。『等我穿上襪子。』

我的左脚熱刺刺的。我搖擺着身子，緊鎖着眉頭走進隊長屋裏去。

『你的凍瘡又破了嗎，小鬼？』隊長摸着我的頭頂說，大手掌壓得我的帽舌頭吞住了眉毛。『你不要老是摸它，它會好的。』

我翻起眼皮看看隊長的臉。

『我的瘡可真壞透啦，』我噘着嘴唇說。『我的瘡老是沒有一個好的時候。』

『我要給你生個法。』隊長的兩道眼光掉在我的腳上。『你不要管它。……現在你趕快通知各分隊，下午在關爺廟裏開歡迎新戰士大會。』

我沒有給隊長敬禮，就搖晃着我的身子跑出去了。

『同志們！』我站在院子裏喊得很有勁。『朱隊長說咧一道命令。下午在關爺廟開歡迎新戰士大會。』

我用鼻子喘着氣，又跑到另一個分隊駐的院子裏去。

我跑到第五分隊，迎頭碰見了俺爹。俺爹正坐在那飛着陽光底院子裏擦他那枝日本槍。俺爹不聲不響地看了看我，又低下頭擦起他那枝新得好像昨天才造成的日本槍了。俺爹的工作好像很忙，很急迫呢。

「爹，」我幾乎是在嗓眼裏喊，我覺得我的嗓眼不得勁。『要開歡迎新戰士大會啦，朱隊長說下午在關爺廟開咧。』

俺爹好像很擔心地對我說：

『您要對您爺爺說，叫您爺爺預備好，說不定要叫您爺爺演個說咧。』

『我知道，』我說。『我一定……』

我沒有說完，我就好像真看見俺爺爺在演說了。

『一準壞事，』我悶悶地想。『俺爺爺那個老莊稼頭，一準不會演說得呱呱叫。』

我真擔心。俺給爺爺想着演說，去通知另外的分隊。

隨後我跑到新戰士駐的那個大院子裏去，十幾個新戰士都在閉着眼睛晒太阳，有的沒有事幹就疲乏起來，響亮地打起呼嚕來了。

『新同志們！』我驕傲的喊。我的一隻手像演說一樣，不知不覺揮了一下。『要開歡

迎新戰士大會歡迎你們啦！」

那些新戰士忽然張起了眼睛，一張張乾枯的、紫醬色底臉上，默默地裂開了。

「嘿嘿……」

他們好像不懂。害怕地、乾澀地笑着，都沒有說話。他們都張開的大眼睛把我盯得也想不起一句話說。我的臉上忽然覺得不好受了。

「這些莊稼人，」我不高興的望着他們想。「他們還不願意叫歡迎麼？」

我忽然發覺俺爺爺沒有在這人堆裏坐，我的兩隻眼睛就匆忙地把這大院子掃了一遍。

俺爺爺把一張臉橫放在兩隻膝蓋上，正在屋後那面牆角下好像打瞌睡。

「爺爺一定是納悶哩！」我確定的想。我很快的搖晃着身子跑過去。

俺爺爺害怕似地猛力的跳了起來，傻傻地呆住了。

「啊，啊。……」

俺爺爺顫着嗓子笑着，發喘地說：

「喲，小保慶，你把爺爺嚇壞啦，嗨……」

「爲啥害怕呢？」

「我可覺得是朱官長，朱官長見了白天睡不打人麼？」

「朱隊長不會打人，」我很懂事地說。「朱隊長也不准別人打人，游擊隊裏不准打人咧。」

「呵呵……」

俺爺爺，那一張皺紋臉上重疊的堆滿了笑紋，那一條一條蚯蚓一樣的皺紋打起滾來了。

「你說朱官長也跟咱莊稼人一樣和氣麼？小保慶？」

「是咧。」我說。我又點了點頭。「下午就歡迎你咧。」

我看看俺爺爺的那張臉，好瘦呵。黃土色底鬍子錯亂地張伸着，額角上伸得很長的頭髮，像凝着一層冰凍一般閃着灰白色，眉毛站在骨棱棱高起來的眉骨上。枯木的眉頭無數的皺紋擠壓着。

俺爺爺那張瘦臉，忽然高興的跳動起來，一條條的皺紋在爬着。兩條眉毛用力向上推着眉頭，眉頭上的皺摺更擠壓得厲害了。俺爺爺的臉完全被那默默的笑紋劃開了。

「還歡迎咧？呵，歡迎咧，呵呵……」

他底眉頭又慢慢的伸展着，用勁的扭歪了脖子，彎着腰。兩隻乾燥得發黑的眼睛死望住我。

「歡……迎，小保慶！你說歡迎是做啥呢？」

『歡迎麼？歡迎都不懂麼？』我翻着眼皮想着。可是，我覺得不好說，用袖頭擦着眉頭說：『開歡迎新戰士大會歡迎，歡迎來打敵人底新戰士。』

『呵，呵，』俺爺爺咳嗽似的，高興地笑着。『一歡迎就給槍桿子扛麼？』

『對啦！』我心裏覺得很痛快地說。『一歡迎，就大家一夥打日本鬼子了呢。一歡迎，新戰士也就很高興，很願意地打日本鬼子了呢。』

『那好。』俺爺爺堅定地說，聲音急促得發喘。『命裏也該扛二年槍桿咧。……』

『爺爺好起來啦，』我很自滿地想。我笑着又望了望俺爺爺的臉色，我覺得俺爺爺又可愛了。

『俺爺爺也能成一個打敵人底戰士啦。』我想。我不覺握緊了拳頭，我的胸脯也慢慢的直挺了。

在以前，俺爺爺可不肯加入游擊隊的。俺爺爺常常瞪着他底乾燥的眼睛，鬍子氣得打跳。那一隻長了硬繭的乾枯的手抖動着，喘息着說：

『一個人活一輩子還不是爲了個家麼？您說，莊稼人離開家可怎麼活？活可有個啥活頭？您說，嗨，……』

『不是說日本鬼子快到了麼？』俺爹那張臉陰沉得像要下雨的一塊雲彩，很生氣地咬

着旱烟袋說。「日本鬼子要來，咱就得先預備預備，怕的是等棍子打到頭頂上，想破也破不開，那就晚啦。」

「不要想那麼多。日本人再壞種，能把莊稼人殺完麼？您說？他日本國裏就沒有莊稼人麼？莊稼人守在家裏犯法麼？您說？不要胡想，大成！咱一老本份過日子，說別的都是傻話。能把孩子養活大，能把日子過旺一點就行，大成！不管他日本人來不來。」

這以後，惡劣的消息就天天飛開了：大名失守了，龍王廟失守了，茶河嘴失守了，南樂縣失守了……

村莊嚇得打顫，天氣被恐怖變做了一張難看的臉。

「您不要躲躲麼？老實叔？」

「俺不躲，二恩普！」俺爺爺說。「日本鬼子想咱，咱躲哪去都不會躲開咧。」

「哎，」二恩普憂愁地說。「那也該叫大成嫂子跟小保慶躲躲啦，聽說日本人對婦道人

家可真不好咧。」

俺爺爺半笑不笑的搖搖頭，摸了摸鬍子。

「那可少趕到咱窮人身上。」

韓張鎮失守的消息忽然傳到俺家裏來了。

「爹！」俺爹把旱烟袋插在腰裏，抖擻着嗓音說。他底臉色變得發青了。那張黑醬臉上掛出斑斑塊塊的白色來了。『咱待在家裏也不算上計，行事該隨街坊的路條走。』

「啥是上——上計？您說？」俺爺爺發氣得喘不過氣來，伸張起來的黃土色的鬍子又在抽跳了。『你光會說閒話，你不知道把咱那地契匣藏個好地方！』

「保慶他娘！」俺爺爺慌張地喘着氣，大聲地喊。『小保慶他娘！』

俺娘緊張地整理着自己的東西，沒有聽見。

「保慶他娘！」俺爺爺底眼忽然張圓起來，他底全個身子氣得發抖。『你光知道你自己的東西，你不先把咱那驢套放到柴草堆裏去，那叫日本鬼子拿走，明年春上，咱還有屁用？您說？』

俺爺爺慌亂地在炕洞裏摸着，嘴裏還不斷地怨恨地說着話：

「婦道人家心眼小，總是不知道啥東西要緊。……」

俺爺爺好不容易才從炕洞裏拿出一包東西，他底臉色忽然覺得輕鬆了。俺爺爺慢慢的透了一口氣，他抖動着兩手解開那被烟灰燻染得發黑的布包，那是摺疊的黃土色的草紙。俺爺爺小心地把那烟黃的草紙剝開，從那閃光的油紙裏透出了紅綠底顏色。俺爺爺默默地笑了笑。

『大成！』俺爺爺帶着高興的嗓子喊俺爹。『你把這票子放到屋簷縫裏去！可不准動一指頭，這是咱賣小驢底錢，明年春上咱得放着買驢用。』

『錢都帶到腰裏吧。』

『帶腰裏叫日本鬼子翻走麼？』俺爺爺的眼又張圓了，他底兩腮的皺紋和鬍子都急躁地跳動起來。『買不上小驢可得餓死！』

無邊無際的曠野顫抖着，村莊顫抖着，人心顫抖着。……

夜，走來了，黑暗恐怖地堆滿空間。

世界是死靜的。

人心的絃緊綳着，卜卜的發響。

冷冷的槍的叫嘯，從緊張的人底心絃上劃了過去。……

俺爺爺嚇得只是發呆。張大他底眼睛凝滯的望望屋裏各處，望望每一件東西，俺爺爺沒有說出話來。

『從後牆走！』俺爹的聲音發沙的，單純的響着。『從後牆走！』

俺爺爺忽然哭着聲音，顫抖着他底手，望望屋裏說：

『東西能都帶走麼？您說，東西能都帶走麼？東西……』

『人走掉是萬福！』俺爹說，『只要人無災無難……』

『你不知道治家業難，大成！』俺爺爺痛心得幾乎要哭了。『您不知道我是怎麼置了咱這窮家業，我吃不肯吃，穿不肯穿，弄下這點產業能丟開麼？您不想想我的心……』

啪噼！……

『聽！』俺爹呆呆地，驚慌地說。在黑暗裏，俺爹那副粗大的硬身影在挺立着。『待在家能保住產業麼？』

『總是好點。』俺爺爺固執地說。『哀求哀求總是好點。』

槍聲和夜底交談緊密起來。……

『躲，』爹爹慌忙地叫。『一定躲躲……』

我和俺爹跳出了後牆，在沒邊沒際的曠野裏跑着，在被黑暗塗染得漆黑的曠野裏跑着。我和俺爹跑到那宋家大坟上，俺們才敢歇腳。

『您爺爺那老糊塗！』俺爹喘着氣說。他底粗大的手掌卡住腰，立在坟頭上向着村子看。『能拿人命玩麼？』

這一次，俺爺爺就被日本鬼子殺傷了，俺娘失掉了下落，——俺娘叫日本鬼子搶走了。『日本鬼子這野性種！』俺爺爺握着拳頭罵。『總得生法跟日本鬼子拚，總得報報這

個仇。」

俺爺爺翻翻他那沉重的眼皮，顫抖着他的手說着：

『大成！這咱也算好！咱的東西還沒有拋捨多少！你看別人家裏房子燒成個啥樣子？您說，咱還算好，大成！……』

『人都搶跑啦！……』

『唉！』俺爺爺搖着頭，兩滴眼淚掉在地下。『咱就遇巧咧那幾個壞種，咱也算該倒霉。……』

日子不安地過着，兩個月混亂地過去了。

俺爹緊緊地綑着他底醬色臉走進屋裏來，他底旱烟袋硬挺挺地咬在嘴裏，很堅實的站在俺爺爺底面前。

『我要走啦。』

『上哪走？』俺爺爺用力的張着眼睛。『你上哪走？』

『幹游擊隊去！』俺爹的聲音急促的響，臉色綑得像鐵板。

俺爺爺那眼睛從頭到腳的劃着俺爹，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像老瓜皮一樣灰白。俺爺爺全身打着顫。

「你要當兵是不是？」俺爺爺用勁的顫着他的嗓子。「你啥不想幹，你想當兵！你想學壞蛋！你想跟槍火睡覺！……」

「打日本怎叫算學壞蛋？」俺爹惱怒的說。「叫日本鬼子隨便橫行麼？叫日本鬼子無法無天鬧翻世界？……」

「那你也不該當兵！」俺爺爺決斷地說。他底手抖得很厲害，他的臉上的皺紋起着痙攣的抽跳。「不能叫你去糟蹋莊稼人，不能叫你當壞蛋！」

「打日本怎麼算糟蹋莊稼人？……」

俺爺爺惱恨地望了俺爹幾眼，乾燥的眼睛裏，混黑的目光起着凝結。

「你說當兵還有好人麼？您說，你說南軍，北軍，日本鬼子兵，中國兵還會有好人麼？哪個不糟蹋老百姓？哪個軍隊裏有好種？您說，……」

「這是打日本人！」俺爹不耐煩的跺着脚。

「日本人用不着你打！」俺爺爺用着濃重的鼻音說，眼睛用力的瞪出眼白來。「你能保住咱這窮產業就行啦。……」

「日本人不打走，我不要家！……」

「你，小大成！……」俺爺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。